18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特進臣魏徵　上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趙衣蒲道漢華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惡巨猾

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垂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所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言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狡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冀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左氏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啖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

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
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
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禍女奴隱
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惡配
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死
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
禍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
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
刺史羅刹攻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
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

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書必死此官矣及下
車執法嚴厲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
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武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
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
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
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
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問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

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畏足而
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
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
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
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
進爵武山郡公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
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
至親暱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
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爲慢已立榜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刼盜者無問輕
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
子至其所輙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
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
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
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并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
刃中於閾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

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在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洛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棰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罄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粮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户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

寄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獲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聞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

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竒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説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竒之後以戰勲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

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秦王俊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龍言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上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賓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待者八

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
屬百五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
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
棰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
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
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
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
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
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
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
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
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
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
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以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遷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竇建德陷洺州詔弘嗣擊之及竇建德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竇建德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頴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剉木爲大厭埋

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捶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背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鐯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特進臣魏徵　上

儒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繫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

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
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
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左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
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碩儒近代左右邦
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
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
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
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
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頻天網以
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
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
士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
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
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
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爲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瞻仰莫
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
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
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
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
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
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
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父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

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愞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共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事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綱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僅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羨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必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

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
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
任意須抑屈必自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
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
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
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
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

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
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
朋黨路開威恩自往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
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
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
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
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甲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
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嵓滋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

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
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
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
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
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言
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
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
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
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
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文與妥更相訶詆威
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
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奚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讌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殽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

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
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
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
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
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
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
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
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
韶樂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
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
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
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
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
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
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
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
教今三教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操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衆藥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勑于州門外在職二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與

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子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干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府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

恃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仕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主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聞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皇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尚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

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駮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奏勑與著作郎王劭

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
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
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
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是所能炫自爲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
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
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
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illegible]除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
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
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興校書史炫因擬屈原
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
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
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
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
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緦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

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
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三
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子生七
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
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
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
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
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
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
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

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
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
成核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
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
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
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
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
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
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纖介之迹皆爲著功其繁二也省官冗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
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
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
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綏稽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
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李長鄭康成等皆自
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
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胷臆貽及

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緇髮以
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楚不嘗加從學爲明師
所矜棲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往絜等夷重物輕身先
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
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
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
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
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

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
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
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
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
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
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驁墳典釐
改僻謬修撰始畢圖書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
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
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
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
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
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
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
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
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攷昧十卷五經正名十
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
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
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

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二卷孝經義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磨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膝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

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賁禹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尼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為期前塗邈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竊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比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天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刖下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

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刋願必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藉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爽神情敏言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煥炫其如命何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訓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沈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

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
迄乎晉宋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
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充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
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
等並學窮書圖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遶響振於金石
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
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
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縉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縉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
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
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
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
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
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
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翦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
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
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
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
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
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

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盻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嗾蜆以音同父諱呼爲蝦蟆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隋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書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無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頵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頵之
計也頵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頵謂其
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頵將歸
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
也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
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頵屍得之斬
首梟於大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
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
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
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
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
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舉秀才
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
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
館歷穀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頵丘李若俱見稱重
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
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儁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蒲座素令騎迎儁儁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儁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儁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頴

諸葛頴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棲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輙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頴因間隙多所譖毁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録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遺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晉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

里記一卷潯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
喜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崔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交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濵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

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不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晩歲出函關一朞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曾運唯救患吾彥不爭勲羇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已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賞
僚麗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
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雛麥雉
飛朝細壓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
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廻輪
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廻首望孤
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絶心難續惝
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曾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
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
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主長
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
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
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
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未
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
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干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郊廡之間地蘊
神劒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

來迂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髣髴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
披覩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
露懇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
右書肅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
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條揚
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邈至於揚旌北
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關中穆背淮之賓徒聞其
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鄉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
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
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愛不又索文集貞答詩曰屬
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不藝能事孔神
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孟荀雕
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
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
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
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鼠貫明珠以彈雀

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臺臺之後塵
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歩匪黃鍾之所諧
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
沈痾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
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恐天人周章不暇
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水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
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
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
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
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
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
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
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
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遷西邁行宮次

于柳城縣之臨海頻焉山川明秀寘衍都也旌門外設欵
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鑿言靈綏萬
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遇漢宗於河上想汾射
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
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
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鵲起鴻騫或躑或
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
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其華岳事乖
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册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
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
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
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
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
還軒遵林並鑿停輿海澨駐驊巖阯宵想還凝藐屬千里
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
華泉好音玉響皓質氷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
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

鄭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識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事帝怒不解從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匿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

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
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燾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
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
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
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輿區周營曲阜作
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
廼西驅展軫齊王軾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罼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
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
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
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
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
以二人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
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曷頴
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
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
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胄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
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
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
往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立入關不得調
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
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愼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
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
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
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
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心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揔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
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
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
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
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
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
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
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
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
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
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
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
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
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
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徵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
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名爲韻纂徵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
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
緣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
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
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
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
纂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
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秋盛
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哉秦王殿下降靈

霄極票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焚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道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纂枝佇異剖逕城於井里
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
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壘敏泉石瑩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麻非乃討論羣藝商略衆
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
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
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頗乖難爲
用遂躬紆睿旨摽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
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
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
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群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
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歎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
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

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甍晉王廣復引為
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
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
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
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
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
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
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
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
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衮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
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
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
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揔管晉王
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
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
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
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撰事有難而
必綜王公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
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
莫不涇渭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
簡牒雖盈書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
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揔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
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
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實國之義存焉人
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今后雎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
擬乘輿之制度建韜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
斯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吾之非工唯懸金之
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
往哲徵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將奚敢叙該博之致云

煬帝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
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
徵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為西海郡威
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
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
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
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

弟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光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兵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文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亦有令問仕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闢中書侍郎與劉闢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冑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

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
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李三人預焉
華蕚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一　隋書　七十七

特進臣魏徵　上

隱逸

自戣筆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
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
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
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
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
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

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
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
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
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
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
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
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
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曾毆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
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
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
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
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
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
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
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
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

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苟鄉亦云公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聖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

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
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
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
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
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
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
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
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答曰佛日
出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
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
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
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一不手
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
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
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
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

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鄲　子曊

崔鄲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鄲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交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鄲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鄲取定鄲皆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曊曊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曊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

馬卿辭武騎之官故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士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小謝天人多慙子建書累盡意靈俟繁辭贖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忽靈自失若乃理高鼎象繫管輅恩而不辭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表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鶴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蔚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尾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并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

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
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
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
隕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
翰多咸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
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幘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
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
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
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
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幘曰何處有羊腸坂幘對曰
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
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
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
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
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幘之議也奉詔作東征

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
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
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
十九贈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誓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
諸葛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
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
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
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眞觀
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
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爲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
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
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
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恍惚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望平亦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歲名台岳猶自隨寇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寢寐欽

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
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高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
來儀潘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
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
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
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稱物處分檢行安身草褐浦衣
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
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
延屈莫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
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
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
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藉墳
龍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
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
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

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謐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倡茅嬴我王遥屬爰感靈誠桂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眷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示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築室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

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知意擊几時有處所時人方之陶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感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特進臣魏徵　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涓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

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李咸華陀其巧
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
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
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
平斯術者雖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
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
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救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
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本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
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
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
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
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
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
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
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
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
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

鎮荆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土故有此賜者欲絶鄉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荅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暑得士衡伐國求賢豈之道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隷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李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
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使李才至誠謹慤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
撰靈臺祕奧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
嘗夜召李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
爲何如李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下之符兆
已定李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
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
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李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
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
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君天之
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
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
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
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
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
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李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久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
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
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
祖悵然謂顯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
兩匹進爵爲公謂李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
令李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李才曰天地祕
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
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
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李才術藝精
通有詔還委舊任李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

張冑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李才李才因言充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
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李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
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瑴
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誓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並
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
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
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撰復貞慤立

原件短缺 6-19

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克否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尅切有愚見不顧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揔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處擒寶建德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陛下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業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癲不可救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原件短缺

1-4

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往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

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下有期言念湄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陁弟鑿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巋傳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

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
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
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
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
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覘歸嗣
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
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
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
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
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

賞賜以億計月餼歸藩帝親餞於灞水之上後備禮納其
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諸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
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
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縑萬匹
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
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且歸拜謝而
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
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主每願躬擐甲冑身先
士卒掃蕩逆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纏在辰
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隆慈伏願

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并獻所服金裝劒上覽而嗟悼爲歸在位二十三年年四
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歸著
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
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夏荷堂
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事
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
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持
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
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
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
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于其
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
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
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
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
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
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郢州琮叔

公嚴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
而叛於是廢梁國以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
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
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
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
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
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荅
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岌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
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
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

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
雷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
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智者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
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
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
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韶出入宮掖伺
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
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瓛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
弘度以兵至都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

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詧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爲衆所歸襃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衆聞之悉無鬬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瑟瑟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瑟歷衛尉卿祕書監隋亡瑟爲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毋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傳第四十四

隋書八十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冊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

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於前詩鄘嫣不言傳芳於後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省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適次伊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殺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隋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殺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責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

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新豐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楊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靨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謀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

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
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
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
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
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
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
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
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
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令莫敢違遇族景及
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

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
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
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襲此
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
虜率兵入贛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
贛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
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許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
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
唱言輸贄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莫覘夫
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工寧都

夫人揔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往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揔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
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
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
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
管譙國公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廻授僕妾洗氏
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
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
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乖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輙相聚結
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

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
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
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
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
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
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
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
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
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
降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

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爵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

樂隋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
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
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
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
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
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
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
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
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焙粉常
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

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
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
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
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治廨宇及分給察佐善果亦由此
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
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
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
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

妹繫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illegible]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貞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孺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襃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
仁壽中爲蕃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
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
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
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
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荅鴻恩而反
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
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
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
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是后甚奇其

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
行路妬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
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
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
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
極法躬自請闕爲之請命甫聞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
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
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
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
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
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
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免之居士
轉恣毋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及縛篠除上作獠儛聚鄉
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生果輪括其頸而捧之殆能
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
鐵鶻隊武力者號爲逢轉隊每聯騎縱大連騎道中毆
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
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涕誨之殷勤
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
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
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
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
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
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削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
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
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
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
斬昶竟賜死于家詔曰寡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

公鄉慰諭之其妻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方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殺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稽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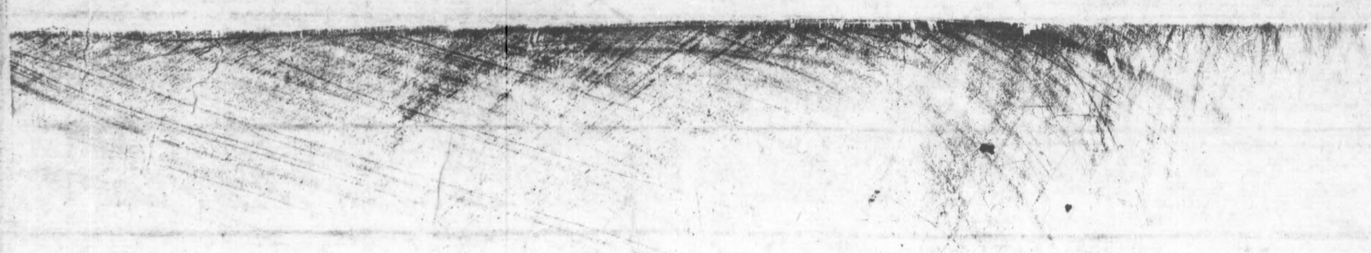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潼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

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林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見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萬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怨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中国